

沒有太陽的街

〔日本〕德永直 著

李 芒 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 京

德永直
太陽のない街

日本岩波書店岩波文庫 1956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号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書号 862 字数 154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15 16 插图 2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01—8000册
定价 (3) 0.66元

目 次

街.....	1
对峙的陣营.....	15
任务.....	49
剥去假面具.....	64
战綫.....	80
疾風.....	120
負伤.....	140
桎梏.....	157
旗影黯淡了.....	173
關於“沒有太陽的街”的一些說明.....	201
譯后記.....	218

街

1 傷 單

電車停了，汽車停了。——自行車、卡車、跨兜摩托車都飛馳而來，一輛接着一輛地停下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，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十月黃澄澄的陽光，透過濃重的沙塵，粗魯地照射着密集的一張張極其單純的面孔。

人羣好象水池中的蝌蚪，一層層地從後面拥上前來，搖晃着。

“聖駕經過——攝政宮殿下駕臨高師！”

最前排的低語，轉瞬間就傳到後面去。汽車停止了馬達聲，人們摘下帽子。

大約過了十五分鐘，最前排的人，看見五輛汽車好象銀幕上的影象似地、靜悄悄地從舉手敬禮的金色輝煌的警佐和列隊的警官中間駛去。漆黑的車篷上嵌着一顆菊花徽，在混濁的陽光里，晃了一下羣眾的眼睛。但，擠在後面的人羣却只能看到警察的帽子。

戒嚴解除了。

人的洪流冲破了堤坝。

“好痛！这小子，小心点！”

这时，一个被洪流冲击着的身穿和服外褂的人大叫起来；原来是一个身穿黄色雨衣的人突然撞了他的胸部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同样被撞了的另外两三个人也一起大叫起来。“和服外褂”伸出粗壮的手臂，扭住这个西装莽汉的雨衣领襟。

“逮住那家伙！”

“雨衣”虽被扭住，但他却把右手臂伸到羣众的肩膀上来，这样喊着。

“逮住那家伙！”他一面喊叫，一面在人羣中挣扎，想冲到前面去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许多雪白的纸片刷地被抛高三尺多高，翩翩飞舞着落在大家的头上。

“就是他！——逮住那个穿短褂的！”

这个特务模样的人又叫起来。这时，那个被踏了脚的身穿和服外褂的人，已经惊惶地将手松开。但是，他眼前却冲过来一个穿制服的警察，狠狠地将他一脚踢开。他好象忽然意识到似地大叫起来：

“小偷！”

人的洪流疯狂地汎滥起来，甚至有两个人身穿斗篷的人一上一下倒在一辆自行车上。

“扒手！”

“不是，是社会主义分子！”

穿制服的、和穿便衣的警察一面推开羣众，一面奔跑着捕捉犯人。但是，那个重要的穿短褂的人，已不知鑽到哪里，连影子都不见了。

“扣住傳單沒有哇？那小子剛才撒的……”

“雨衣”急促地喘着气向穿制服的警察問道。

“沒看見哪！”

“怎么会看不見，笨話！——”

他不高兴地摇摇头，在他正要把臉扭向后面的时候，又忽然喊道：

“噯！就是那个！！”

一个被撞倒了的老太婆，正拾起落在地上的紙片，想擦她那沾滿泥土的衣襟。

“不是这个么？——就是这个。”

人羣聚攏在那个吓呆了的老太婆的周圍。便衣警察从老太婆手中夺过傳單來。

向親愛的小石川区居民們和

全东京市居民們呼吁：

我們这个由大同印刷公司三千职工、一万五千人家屬組成的爭議团，已經坚持了五十余天的斗争。这次斗争是为了反抗一个惡毒的陰謀，这个陰謀就是根据殘暴的大資本家大川董事長的詭計，企圖以开除鑄字科三十八名工人为名，徹底破坏我們工会的出版劳动的組織，迫使一万五千人陷於無法生存的境地。我們在自己的組織——“全日本劳动組合評議會”和全国劳动人民团体的热烈支援下，將与貪得無厭的大資本家大川進行斗争，坚守我們这全日本無產階級最前綫的堡壘而毫不退却，并争取最后的勝利！

親愛的小石川区居民們和全东京市居民們！

我們相信，賢明的諸君一定会站在我們爭議团的正义的这一边，一定会憎恨並打倒貪婪的大川；因为他只貪圖个

人利益，迫使一万五千人陷於無法生存的境地，从而也迫使小石川区内的白山御殿、久堅、戸崎各街的商行破產，遭受貧困，造成种种慘劇，而毫不悔悟。

我們以正義的名義向你們呼吁！

我們要求大家支援我們，並用正義的輿論來打倒这个道德淪喪的小人，幫助爭議團取得勝利！

大同印刷公司爭議團

小石川区居民同情者

1926年10月10日

便衣警察的眼睛，好象枝头的小鸟一样，跳躍在鉛字之間。

“就是这个！”

他跟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低声說了些什么，馬上冲進右面的商店，取出自行車就騎走了。

汽車的喇叭响了，電車也开动了。但是，人羣却仍旧象小学生用橡皮擦过的紙上的污痕一样，东一塊西一塊地散聚在十字路口，不安地交談着。

“一定是出了什么乱子啦。”

一張傳單就引起这么大的騷动，这是不應該的。人羣被交通警和穿制服的警察驅散，但仍好奇地聚在商店的屋簷下，或郵筒后面不肯离去。

“來了，來了！”

一輛跨兜摩托車發出急促的爆音飛馳而來，上面坐着双手支在佩刀上的警察署長。

跨兜摩托車拐了一个大弯，繞場緩行一周。一会儿，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跑到署長面前举手敬礼。署長急忙下了命令，跨兜

摩托車就消逝在离电車路一丁^①远、砂石舖到正門的东京高师的校園里。

沒到十分鐘，就有二十多名穿制服的警察跑步而來，都用照象般的呆板而正确的动作，从現場一直排到高师正門。

2 上与下

今天，攝政宮殿下很高兴。

当攝政宮殿下从特設的御座向全校園里的学生致意的时候，謹慎嚴肅的老校長險些落下淚來。

秋高气爽，殿下跟在担任向导的老校長后面，步行到前面的校園來栽植紀念樹。

这里原是一片天然的丘陵，鋤平后在当中修筑了一个大水池，被蒼郁的樹木圍繞着。櫟、柏、松、杉等大樹，枝干相交，仍然顯示着昔日在山时的余韻。迎宾桥架設在無水的溪谷上面。

戴大禮帽的随从，和佩帶長劍的武官，都跟随在身穿大禮服、姿态瀟灑的殿下后面，走到迎宾桥中間來了。

殿下止住了步，老校長馬上惶恐地仰望着殿下。跟在后面的官員会意地向老校長說：

“景致真好！……在东京市內竟能看到这样絕妙的佳景，实在是出人意外呀！”

真是这样！从迎宾桥上眺望东南方的景色，确有一种能使殿下止步的力量。枝叶交映成一色的森林，从脚底順坡而下，跨过低谷，又向对面的山巒迎峰而上，彷彿一只巨大的燕子，張开了青紫色的羽翼，閃露出銀白色的腹部，把它猛力扑成了这个样子

① 日本的長度單位，約109公尺強。

似的。

“那面，在从前幕府时代①叫作‘白山御殿’，是德川公②殿堂的遺址——更正确地說，大概就是別墅吧。从那往右，听說是細川公③的別墅和阿部侯④的在京官邸。”

随从人員呆呆地凝神望着老校長所指的方向。

“从那往下不远，山腰一帶的樹林是植物園，从前是德川公的葯草園。正对面的，这面的那座山直伸展到本校校園，并再往右去，就是松平公⑤一家在京官邸的遺址，現在，还都通称‘清水谷’呢。”

殿下似乎很感兴趣地听着，他忽然向老校長說：

“对面的那座山和这座山中間，有一道山谷呀……要去看。”

“是！”

老校長答应着，心里感到很惶恐。用手輕輕按了按他那只蹭几根白髮禿到头頂的前額，似乎鼓足勇气地說：

“哦，那里从前叫作千川溝，是一条像样的溪谷，河水清澈；可是現在，田地和河岸都被用來建筑工厂，并且新建了四条街道，有三四万市民生活在那里呢。”

大礼帽吃驚地說：

“噢！就在那樹林里？噢！”

穿軍服的随从也都吃了一驚。若从他們的职务來說，假如有望遠鏡，一定会用來觀察一下那樹林里是否会有那么寬闊的空間。但是，用肉眼來觀察，就連想象也都是不可能的。

① 日本 1603 年以后对内实行封建專制統治，对外实行閉关自守的时代。

② 即德川家康，於 1603 年任大將軍，开创德川幕府的統治。

③、④、⑤ 均为日本历史上統治階級的著名人物。

不过，所幸殿下只下問了这么一句，就移步向前走去，老校長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勒任官从四位的老校長虽说对这些世事比較疎远，但他也知道，在这塊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山谷里有着东京第一的貧民窟——隧道似的工人住宅；十几年前的千川溝，現在已吞滿了所有的垃圾，每逢梅雨期和秋天的霪雨期，都一定要氾濫，迫使四万居民在天棚上掛吊床。他也知道，改造千川的問題，虽然成为市参議員或区参議員競选演說的材料，但終未成为市参議会的議題，就在今年春天，街里的娘子軍還會拥到市府示威哩。最后，即便是老校長也不能不知道，关系到这四条街的工人和小商人的生死存亡的大同印刷公司的爭議，正在日趨惡化，說不定今天夜里就会發生不可預測的危險。

太陽从这座山躲到那座山的背后去。

“山谷里的街”实际上是“沒有太陽的街”。

千川溝已經完全喪失旧日的姿態，被無數好象粘在地面上的陰暗的工人住宅擠得歪歪扭扭，它穿过廚房下面，繞过廁所，被塵埃、煤渣、空瓶、破布片和紙屑等等塞滿，只在發洪水的時候，才顯示出它的存在。

这条千川溝，似乎是这条“山谷里的街”的中心点，从这里順坡而上，也有二層樓房，里面住着比較富裕的人們。这說明那里能防洪水、朝陽，也表示他們过的是上等人的生活。从这个道理推論下去，一些街政府的吏員和公司職員們，就認為大川董事長的公館，与松平这家貴族比鄰建筑在山上，乃是很自然的事。

大同印刷公司在这区域的中心，从它的后門伸出的一条兩丈寬的路，从丘陵的斜坡和陰暗的工人住宅中間穿过去，成为这里唯一的大道。

这条大道的兩側排列着小商店，有小飯舖、酒館、魚店，也有綢緞店、雜貨店、藥舖、酒舖等。

不管是魚店或是菜攤，都不起早出外辦貨，這是在上午的魚市和菜市上，都沒有這陰暗的工人住宅所能買得起的鮮魚或青菜。這些小商人們是非常了解消費者的心理和購買力的。

公司的工人們，每天都在工廠的沒有蓆子的房間里度過全部白天和半个夜晚，只有在夜里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才能享受到一天的樂趣。他們吃飯，在酒館里喝杯烈性的酒，然後再到澡塘里去發散酒氣，這便是最順當的一天了。

這裡不透陽光的一間六舖蓆^①的房間，要住一家五口到六口人。如果妹妹沒出嫁，弟弟沒成年，哥哥就是到了三十歲也娶不上老婆。

“若不，你說，到了半夜還把大家‘鬧’醒，那不是‘罪過’麼！”

但是，這話的確是不能當作笑談的。他們這些青年男女，大都是在工廠里交了朋友，而大多數又都是進行“工廠之戀”的。不過，自從開始鬧爭議以來，他們都互相發現自己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大家的臉色都變得蒼白和憔悴了，但是在工廠里却都精神飽滿，顯得比平常漂亮，無論是在勞動服外面系上圍裙，或是脫下勞動服上衣，只穿一件襯衫，看來都顯得那麼堅強有力。

但是，不僅是這些青年男女有這種堅強不屈、好像是疲憊了的極易震怒的臉色，就是住在这空虛而又神氣十足的工廠附近、“沒有太陽的街”的侷喪而驕傲的全体居民，也都是這樣。

大道兩旁的小商人、連簷宿舍的主婦、以孩子們的零用錢度日的捏面人兒的、和賣糖的老太婆……所有的人都是這樣。

① 日本的房間里舖草蓆，房間的面積以草蓆的數目計算。

他們的喉嚨里好象卡住了什么东西，非常暴躁，雖然他們並不知道究竟給什么东西卡住了。

“他媽的，干掉它！”

這種很想大喝一聲的憤怒的感情，立刻就會在臉上流露出來。

3 居 民

“爸爸，所以我才說，等姐姐回來商量一下再說么，我，我不能那樣……”

加代正在沒法招架，所以她才說，等姐姐回來……。加代胆小，又不能象姐姐那樣說服臥病的父親，但她絲毫不想背叛這次爭議。因此，在翻臉威吓或說服她的父親面前，她就最後把姐姐拉出來解圍。姐姐對於父親竟是这样“起作用”的。

“不成，那個瘋子，跟她啥也說不通！啊，加代。”

病人的關節受到寒氣侵襲而感到疼痛，這都表露在臉上來了，他用眼睛制止正要拿着茶壺站起來的加代。

“連你都三句話不來就說什麼‘背叛’啦……可決不是那麼回事呀。”

父親是執拗的。他想，答應恩人（他認為是恩人）吉田工長的事，就必須做到，因此，就堅持要把加代送回工廠去。

“公司對咱們一家大小真是大恩大德呀。不光是你去世的媽媽，就連你們也都是吃公司的飯長大的呀！”

但是，加代却在想別的事，她必須趕快燒晚飯，出去跑單幫、到處奔走的姐姐就該回來了。

“喂，……高枝那丫頭，若是不答應，就把她趕出去；……只要你答應，住在大街上的那位吉田先生明天就背着‘爭議團’來

接你，啊？”

她吃驚地抬起頭來：

“那怎麼成啊！”

父親那種貪婪的目光，把加代的父女之間的感情都打消了。

“爸爸，您是和吉田先生商量好啦，是吧？”

加代焦灼地站起來，回頭瞪着父親的眼睛，她那少女的丰腴的臉頰，呈現出一片蒼白。

“那，你是說不願意嗎？”

病人把半臥着的身子又往前伸了伸，要抓住加代的衣襟。

她惶恐地往後退避着，但忽然看到不知什麼時候回來的高枝，馬上就高興起來。

“怎麼啦？加代也要跟爸爸吵架，有本事啦。”

高枝笑着，拂了拂布袜上的塵土，走進房間。

病人也一怔，但是，他今天却和平日不同，沒有馬上退却的樣子。

他把目光移向高枝，看樣子隨時都會立刻發作的。

“外面的風可太大啦，……唉唉，累死啦！”她一屁股坐在蓆子上，快活地說：“咱們這雖說是陰暗的連簷房，可确实还比外面暖和，房租十二圓五角，單从这一点來看，也还值得呢。”

高枝完全沒把方才的父女吵架放在眼里。

“加代，对不起，肚子餓得不能動彈了，燒飯吧。”

加代剛好借機要站起來，父親好象要吃人似地喊道：

“坐着！”

加代躊躇着。

“怎麼啦？究竟是……”

患病的父親遭到正面詢問，一時也無話可答了。

“唉？加代，怎么这么無精打采的呀？”

姐姐虽只比她大三歲，但对加代說來，姐 姐 差 不 多就是母親了。

“一定是爸爸又說起糊塗話來了！不要緊，好啦，这有甚么，想到老人精神有点不正常，也就不会生气啦。”

加代不禁嘆喟一声，嘴角上顯出了笑意。

“說什么？你这个瘋了头，你才是瘋子呢！瞧不起你爸爸！”

病人突然用左手抓起枕边的茶碗，擲了过去，茶碗打着高枝的鬢髮，落在背后的蓆子上。

“啊，好痛！”

她用一只手按着鬢髮，但並沒怎么發火。

“爸爸，我從來就絕沒瞧不起您，所以，爸 爸 也 不 要瞧不起女兒。”

加代走進廚房开始燒晚飯。

“我說爸爸，您三句話不來就罵我‘瘋了头’，这就是您不对了。爸爸从前受到公司上一代东家喜兵衛关照，而且被裁紙机切断手的时代已經过去，現在是完全不同了。”

高枝一面收拾裝着跑單幫用的肥皂和自來水筆的背囊，一面撫摸着痛疼的鬢角，平心靜气地說。

“爸爸看來，我們也許是瘋子，但我們也不能不說，爸爸在精神上的确有点不正常。”

病人終於扭过头去不理高枝了。

电灯亮了。

加代把一張小飯桌端到病人身旁來。

若是平常，电灯一亮公司的鐘就响徹四周，作工的人們都下班回來，这排陰暗的連簷房，就一起熱鬧起來，嬰兒和妇女們就

象剛剛被趕進豬圈似的，吵吵嚷嚷非常嘈雜。但是近來却象斷了發條、不能打點的鬧鐘似的，完全被包圍在沉郁的空氣里，度着時光。

“生意好嗎？”

給病人盛上飯，加代就和姐姐對面坐下來拿起筷子。

“不算太好，不過，近來大家賣得都差不多——搞得熟練了一些。”

“那麼，姐姐若是被開除，干脆就別作裝訂工，去跑單幫好啦——五六個人合起伙來。”

“對，再唱着歌，打着鼓，那就太象啦。”

“象什麼呀？”

“孤兒院的学生唄！”

兩人不禁一齊笑起來。加代更是笑个不停，她本來是個連看到竹葉晃動都覺得有趣的十八歲的姑娘。

“可得使這個姑娘幸福。”

高枝望着這個面孔白淨，五官端正，越長越漂亮的妹妹，心里思忖着。

忽然，高枝想起宮池來，說：

“今天啊，見到宮池先生他們啦。”

“在哪裡？”

加代抬起頭來問道。

“在本鄉的動坂，一起有四五個人呢，還有荻村先生，別的人都不認識，可都象是‘特務班’的。”

“噯，他們究竟作的是什麼工作呢？”

加代不了解“特務班”的性質。

“我也不大知道呀。‘特務班’的一切都是絕對秘密的。”

“不是干些可怕的事嗎？”

加代以为姐姐是知道的。

“嗯，不知道。就是他們干部同志之間，也許都不知道呢；即使知道，团的秘密不也是不能說么！”

高枝忽然又改变語气說：

“我見到他們的时候，宮池先生还打听你啦。”

“啊！”

加代的臉紅了。

“他一打听不要緊，可給大家耍笑了一陣子，弄得挺难为情的！”

高枝早就知道宮池和加代的恋爱关系，因此，她以作姐姐的感情並夾雜着一種輕微的类似嫉妒的感情，不禁为这对情人的恋爱行徑感到一些不安，虽然，他倆美滿的爱情已在爭議团里傳为美談。

說完話，兩人便默默地吃完了飯，把还在生气的父親留在家中，一起到澡塘去洗澡。高枝近來总想对妹妹那种精神恍惚的举动，和对着鏡子用心化粧时的背影，一一加以探索，这种心情使她感到很不愉快。

“自己也在爱着宮池。”

意識到这一点是令人討厭的事，她先走出了澡塘。

千川桥上聚集着隣近的五六个年輕人。虽然已經很冷，但他們能集会的地点，除此以外再沒有別处了。

“噢，阿高，洗澡去啦？”

一个穿着黃色水手褲的工人，調皮地把帽沿向上翻起來，向高枝喊着。

“什么人？啊，原來是阿慶，小鬼头还这么神气啊。”

她握了握“水手褲”伸出的手，随后就猛然把对方的帽子扯下来。

“喂喂，阿高，可别扔到溝里去呀！”

阿慶急得把嘴唇都翻起来了，别的年轻人都乐得拍起手来。

“这么髒的帽子还要它做什么，等交了女朋友，再买一顶好的吧。”

高枝和这个挺神气的十七岁的少年开玩笑，感到非常愉快。阿慶扑到高枝跟前抓住她的胳膊。

“干吗，想动武，好，来吧！”

高枝用双臂夹住阿慶的颈项，使劲摇撼着。嬉笑着的年轻人，这回又吆喝起来：

“阿慶这回可好哇！”

高枝挽起袖子，两只白胳膊，在黑暗中摇晃着。

“大家晚上好！”

加代赶来了。

“噢，打扮得可真漂亮啊，握握手吧。”

一个把腰带系在臀部的年轻人走过来。

“哟，没有礼貌的阿三……谁跟你握手，叫你放开……”

加代甩开阿三的手，走向正在銜着口琴观望着的阿喜身旁。低能的阿喜嘻嘻地笑起来。

“吹个曲子吧，——‘沙漠中的骆驼队’也成啊。”

阿喜在黑暗中龇着白牙热心地吹起来。

“不好，不好，‘红旗歌’好，红旗……”高枝用胳膊搂着阿慶的颈项走过来说：“‘红旗歌’好哇。”

他们虽然所在部门不同，但都是一个争议团里的人。

千川溝黑色的髒水缓缓地流向河滨。陶磁器的破片和鱼头